

战“疫”传奇：吕家湾打了个大胜仗

□ 牛亚平 卫晋鹏



解放军战士接种疫苗

1947年,中央决定军委卫生试验所东渡黄河,迁往晋绥解放区,1947年春,落脚在兴县高家村镇吕家湾村,更名为晋绥卫生试验所,下设若干个室,有痘苗、破伤风、培养基、生化和采血等。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,就是在吕家湾的二十几孔土窑洞里,晋绥卫生试验所的同志们带领大家创造了生物制品史上的奇迹,生产出破伤风类毒素血清和破伤风抗毒素,不仅满足了晋绥和陕甘宁边区的需要,而且支援了兄弟解放区一部分。

战场的需要 研制的动力

破伤风是令野战医院十分头痛的一种传染病,喜欢加害于新生儿和外伤患者,尤其偏爱受火药伤的人。在被炸伤和受枪伤的伤员中,感染率约为1%。而一旦被感染,过去一直没有救命的良方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。破伤风类毒素的作用与疫苗相同,给健康人注射后,可预防破伤风感染;而

破伤风抗毒素是治疗破伤风感染者的。因此,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素在战伤救护上具有重要作用。

战场的需要,就是研制的动力。试验所的研究人员愈挫愈坚,屡败屡战,先是在1947年9月攻克破伤风类毒素,又于1948年1月研制成功破伤风抗毒素。1947年10月至1948年5月共生

产破伤风类毒素49157毫升,可免疫12289人;1948年2月至1948年5月,生产破伤风抗毒素13883毫升,折合190418800国际单位,可免疫6473人,而且质量优于从国统区购买的同类产品,晋绥卫生试验所产品的每毫升含1000国际单位,而购买来的仅600国际单位。

集思广益 发明“地坊孵箱”

在科研生产缺这少那的情况下,晋绥卫生试验所发挥人的聪明才智,有不少“发明创造”,虽然土得不能再土,却堪称一绝,能代替洋设备进行生产。实验人员献计献策,集思广益,“发明”了一个大大的“地坊孵箱”。大窑洞中套小窑洞,安双层门,设夹层

墙。在夹层中填糠,在地下点火让其燃烧,窑上加温度调节孔,这样将窑洞内的温度控制在36℃—38℃之间,整个窑洞就变成了一个大孵箱,每次可培养数万毫升菌液。

1948年3月,党中央、毛主席撤离陕北前往晋察冀,经过晋绥军区

时,听了总卫生部关于晋绥卫生试验所研制生产疫苗情况,高兴地称赞:和前方打仗一样,吕家湾也打了一个大胜仗!1949年1月,晋绥军区卫生部为了表彰晋绥卫生试验所取得的成功,特授予姜恒明、宿树南、周百其等同志“甲等人民功臣”称号,给晋绥卫生试验所记集体大功一次,并将绣有“发扬艰苦奋斗积极创造的精神”的锦旗授予实验所。



一个孩子眼中的抗战记忆

□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搜集整理

卢沟桥的枪声,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烽火。1937年——1945年,八年间,国人饱经日寇侵略之害的同时,也通过各种形式抗击日寇。本文讲述的是一位普通人的这八年。他是杨遇汾。1937年的杨遇汾年龄尚小,即将进入小学。

学唱《松花江上》

1937年夏、秋,汾阳城上空常有日寇飞机盘旋、侦察,百姓们听到警报钟声就四处躲藏。一天早饭后,杨遇汾的父亲骑自行车带着她到西门外游玩,一来为看看农田景色,二来也好顺便躲避日本飞机。将近午饭时分(当时汾阳习惯一日两餐,大约是午后、三四点钟),返回时,听到“嗡嗡”的飞机声,父女俩和少数行人迅速躲到路旁的树荫里,匍匐在地楼下。此时汾阳城上空,一架黑色的飞机盘旋着倾斜了一下,扔下了两颗炸弹。接着一声巨响,县城东边浓烟腾空而起。

傍晚,父女俩才推着自行车走回城里,到家后才知道原来是汾阳城关火柴厂被炸。

这年深秋,有一队身穿灰色军装的男女士兵来到汾阳,他们每天在街头演戏、唱歌,宣传抗日救亡。据杨遇汾回忆,当时,在狄公庙前的戏台上,一个女兵圆脸冻得红红的,短发、短裤,打着裹腿,赤脚穿草鞋,背着草帽,声泪俱下地唱着: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九一八,九一八,从那个悲惨的时候……”听了这些歌后,不少人悄悄落泪。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都被感动了,也都跟着唱

开了“九一八”。此时的杨遇汾虽只有六岁,但也跟着他们一起唱着:“九一八、九一八,流浪,流浪,爹娘啊爹娘”。这些唱歌的士兵就是八路军。



守卫卢沟桥的国民党第29军士兵



狄公庙前唱颂救亡歌

把仇恨埋在心里

1944年杨遇汾考进汾阳中学,在女部二班读初中一年级。1945年春的一天,她和同学们在上学的路上,经过指挥街日本宪兵队,突然从门里冲出一条狼狗,嚎叫着扑向同学们,两名同学被狗咬伤。一名同学的右臂被咬出血,另一名同学的右大腿上被咬出一片青紫。她们哭着被同学们护送回教室。校医郝钟山老师立即给她们抹药、包扎。

此时虽已到上课时间,但同学们都哭成一片,无法上课。女

部主任解雨亭老师颤颤地用结结巴巴的声音安慰着同学们,结果大家哭得更伤心了。

后来校长张舜举也来了,他垂着眼,沉着脸,用压抑的声音劝大家不要哭,应该把仇恨埋在心里,好好学习,否则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来就无法学习了。此后,同学们上学宁可绕道,也不再走指挥街了。

参考文献:《汾阳县志》
《汾州乡情》
《山西文史资料》

在教会避难与上学

1938年正月十八,日军攻占汾阳城,不少城里人到乡下投亲靠友。杨遇汾家无处可去,就跑到城中的天主教堂里避难,也有其他人家到基督教会里避难。在天主教堂后院的窑洞里,挤满了前来避难的老老少少。炕上、地上、桌子上、箱子上,不分贫富都睡在

一起。教会收留帮助了难民,免费提供饭菜,人们都和和气气、互敬互让亲如一家。屋子里整天炉火不断,各家轮着吃饭,不断的炉火让屋里热得穿不住棉衣。

春天一到,孩子们都在院里玩耍,天主教又办起了经言小学校,从此,杨遇汾开始在这里接

受启蒙教育。教室里课桌十分拥挤,但课程却一门不少。有国文、算术、修身、常识、美术、刺绣、手工劳作。当时汾阳城内仅有一所两级小学,这时又有了两所不上日语课、不参加任何校外活动的学校,那就是基督教会的“宗教训练班”,还有天主教办的“经言小学校”。1941年秋,这两所小学被日伪当局接管,改名为第二、第三新民小学。